

T 255/3d60.2

四書十一經通考

卷十七至二十

孟子五至八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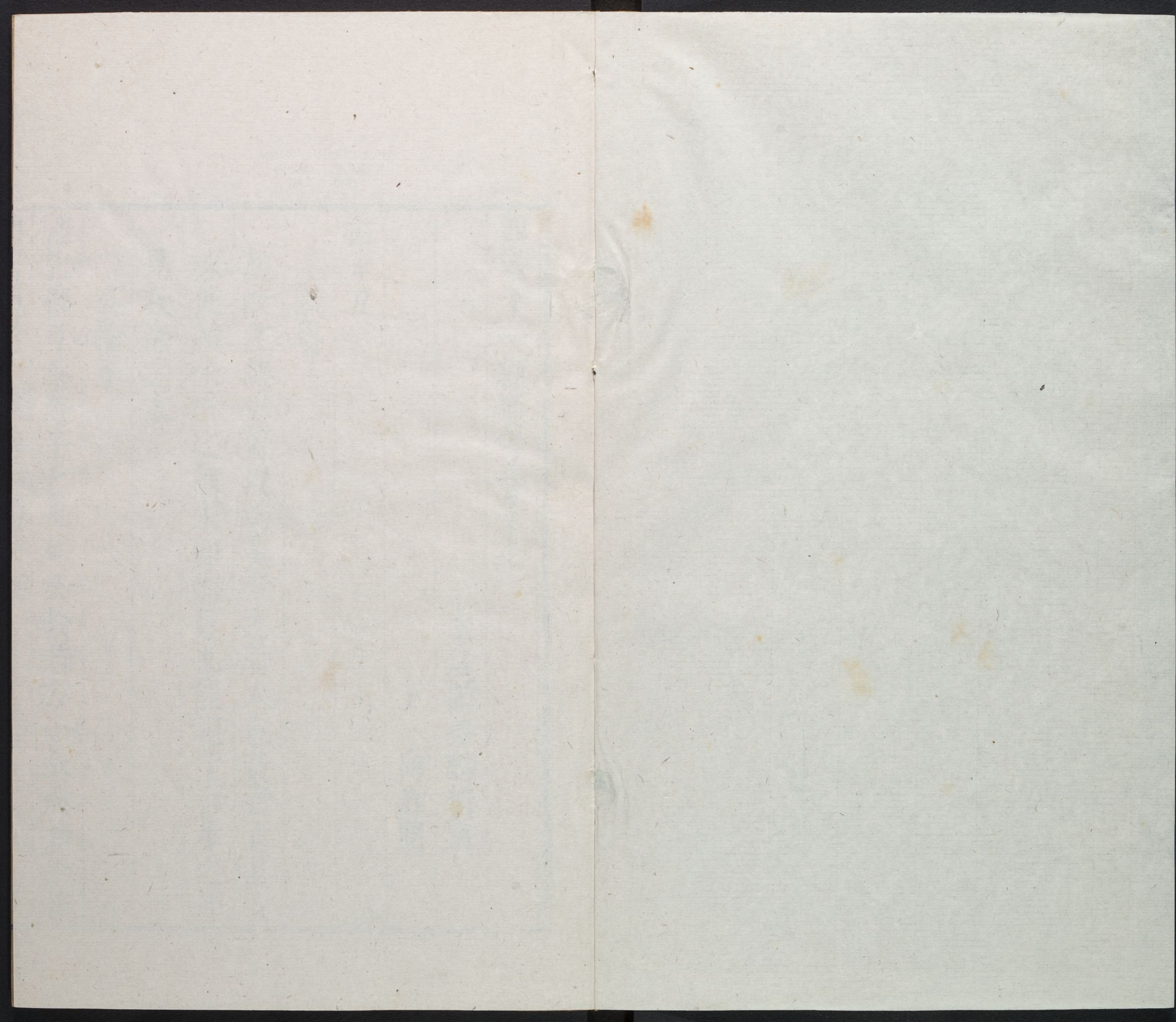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5 1939

四書十一經通考卷十七

太倉顧夢麟輯著

王向訂閱

孟子五

離婁

趙岐注。離婁蓋以爲黃帝之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卽離婁也。能視于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

公輸子

禮記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圖書印

鄭玄注。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下棺於槨。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

顧文熊集解。般。班同。

麟按。封。彼。驗。反。窆。同。經下文云。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是公輸子之巧之證。

師曠

春秋左傳。師曠侍于晉侯。

杜預注。師曠。晉樂大師子野。

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鳧鳧之聲。樂齊師其遁。

杜預注。鳧鳧。得空營。故樂也。

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麟按。杜第一注。子野。曠字也。齊師楚師二條。聰字畫出。

五音六律

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

四書通考 卷二  
呂夾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音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鄭玄注以合陰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鐘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大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鐘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鐘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

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鐘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大簇之九二大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

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鐘長九寸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分寸之一百四大簇長八寸夾鐘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鐘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

四應鐘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金鐘罇也石磬也土塤也鞀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

麟按孟子言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者曠晉大師六律五聲正其所掌故也六同卽六呂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孟子注作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又小異然總之則律陽而呂陰以陽統陰故但言六律也子丑等爲建謂斗

柄所建主地而言星紀玄枵等爲辰謂日月所會  
主天而言黃鐘等皆以氣言者十二律皆候氣之  
管爾雅云律謂之分郭璞注律管可以分氣是也  
黃鐘爲宮其管至長其聲至濁其數八十一三分  
之每分二十七損二十七得五十四隔八位生林  
鐘爲徵林鐘其管次短其聲次清其數五十四三  
分之每分十八益十八得七十二隔八位生太簇  
爲商太簇其管次長其聲次濁其數七十二三分  
之每分二十四損二十四得四十八隔八位生南  
呂爲羽南呂其管至短其聲至清其數四十八三

分之每分十六益十六得六十四隔八位生姑洗  
爲角姑洗其管不短不長其聲半清半濁數六十  
四三分之每分二十一零一數有奇零則不和不  
和則不生故音止五焉候氣之法治爲密室令地  
極平以律管炤前十二建方位埋入皆使上齊實  
葭莩灰其中十一月冬至陽氣距地面九寸惟黃  
鐘一管應之其灰飛出十二月陽氣距地面八寸  
四分黃鐘已虛大呂一管應之故大呂之灰飛出  
也正月陽氣距地面八寸二月陽氣距地面七寸  
七分三月陽氣距地面七寸一分四月陽氣距地

面六寸七分五月陰氣距地面六寸三分六月陰氣距地面六寸七月陰氣距地面五寸六分八月陰氣距地面五寸三分九月陰氣距地面五寸十月陰氣距地面四寸七分則自太簇以下諸管長短遞與之應其灰皆驗

禮記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孔穎達疏六律謂陽律也舉陽律則陰呂從之可知故十二管也十一月黃鐘為宮十二月大呂為宮是還迴迭相為宮也黃鐘為第一宮下生林鐘為徵上生太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

角林鐘為第二宮上生太簇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鐘為角太簇為第三宮下生南呂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鐘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第四宮上生姑洗為徵下生應鐘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上生大呂為角姑洗為第五宮下生應鐘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上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鐘為第六宮上生蕤賓為徵上生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羽上生夾鐘為角蕤賓為第七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則為商上生夾鐘為羽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



則為徵。上生夾鐘為商。下生無射為羽。上生中呂為角。夷則為第九宮。上生夾鐘為徵。下生無射為商。上生中呂為羽。上生黃鐘為角。夾鐘為第十宮。下生無射為徵。上生中呂為商。上生黃鐘為羽。下生林鐘為角。無射為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為徵。上生黃鐘為商。下生林鐘為羽。上生太簇為角。中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鐘為徵。下生林鐘為商。上生太簇為羽。下生南呂為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

麟按無十二管還相為宮之說。則以六律六呂配

五音。止于姑洗之角。其生窮矣。禮運補前說之未竟者也。其序則論五音長短曰宮商角徵羽。論五音相生曰宮徵商羽角。故又不同。○浚儀王氏曰。後漢律志京房曰。十二律之變。至于六十。猶八卦之變。至于六十四也。宓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灋建月冬至之聲。以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月。其餘以次運行。當月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據六律六呂

四書通考 卷卅  
圖隔八相生皆左旋云上生下生者律生呂爲下  
生呂生律爲上生以陰陽爲判也然以下生上生  
法求之相隔皆八位以凌儀王氏說求之黃鐘爲  
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相隔皆止間一位姑洗至  
林鐘之徵已間二位而蕤賓居林鐘之左疑已得  
徵分故書經大全曰若以黃鐘爲宮便是太簇爲  
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  
鐘爲變宮若以大呂爲宮便是夾鐘爲商仲呂爲  
角林鐘爲變徵夷則爲徵無射爲羽黃鐘爲變宮  
其餘則旋相爲宮周而復始又較明順也蓋黃鐘

爲宮應鐘爲變宮者亦是南呂至黃鐘之宮已間  
二位而應鐘居黃鐘之左一位大呂爲宮黃鐘爲  
變宮者亦是無射至大呂之宮已間二位而黃鐘  
居大呂之左一位各得宮分耳且如此卽以六律  
正五音數方相配而相生爲不窮又以隔八相生  
言序爲宮徵商羽角以間一位言序仍爲宮商角  
徵羽義互通也又書經大全新安陳氏曰假令黃  
鐘爲宮則相去一律而太簇爲商又相去一律而  
姑洗爲角又相去二律而林鐘爲徵又相去一律  
而南呂爲羽羽距黃鐘之宮又相去二律焉相去

四書通考 卷第...  
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徵羽之間  
近徵收一聲比徵稍下曰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  
一聲少高于宮曰變宮所以齊五聲之不及也雖  
律呂精微不傳此爲大端矣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詩大雅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

鄭玄箋不過誤不遺失

麟按此假樂荅鳧鷖稱願其子孫之辭與先王字  
故有映帶

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詩大雅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  
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集傳賦也憲憲欣欣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辭  
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  
不定也同列相戒之辭

麟按作同列相戒則謂自此以下至末爲責其臣  
最切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又是借孟子  
來作注脚也

幽厲

孫奭疏案史記本紀云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之於是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韋昭曰彘晉地也漢為縣屬河東今日永安是也厲王終死于彘於是太子靜即位是為宣王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以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乃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燧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申侯怒與緄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

麟按謚法動靜亂常曰幽殺戮無辜曰厲

殷鑒不遠

詩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集傳賦也揭本根蹶起之貌撥絕也夏后桀也

麟按詩人本歎厲王之將亡以時事不可直言故託于文王之歎殷紂者而作此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者實是言周鑒不遠在殷紂之世也此

貼名之曰幽厲處最緊故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意在言外

商之孫子

詩大雅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集傳賦也黼黼裳也冔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所以爲戒也王指成王也爾祖文王也嚴粲詩緝文王之時未能有商之孫子蓋推原周之代商由于文王故以爲文王能有之也

誰能執執逝不以濯

詩大雅爲謀爲毖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執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集傳賦也毖慎况滋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芮伯刺厲王之詩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執而不以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執耳不然則其何能善乎相與入于陷溺而已

麟按此解以濯主用賢孟子主行仁不同逝語辭也其何能淑二句見後第二章不另列

滄浪之水

書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  
麟按孔傳于嶓冢導漾東流爲漢云泉始出山爲  
漾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又東爲滄浪之水云別  
流在荊州孔疏云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按經首  
尾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水經注曰地  
說曰水出荊山東西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余  
按禹貢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解亦  
正同又年譜孔子年六十三應昭王聘入楚聞孺  
子歌當是此時事

纓

禮記內則子事父母櫛縱笄總拂髦冠綏纓

集說櫛訖加縱次加笄加總然後結髦著冠冠之  
纓結于頷下以爲固結之餘者下垂謂之綏  
麟按禮書云一組繫于左笄遶頤而上屬于右笄  
垂餘以爲飾謂之紘二組屬于笄順頤而下結之  
謂之纓更明詩云冠綏雙止亦是此理六經圖云  
緇布冠無笄則以二條之組兩箱屬于頰

淳于髡

孫奭疏案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五年以厚幣招賢

四書通考 卷三十一 辨  
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又列傳云。髡滑稽多辨。

男女授受不親

禮記曲禮男女不親授

湯道衡纂注。不親授。奠而後取也。

內則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筐。其無

筐。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鄭玄注。祭嚴喪。遽不嫌也。奠。停地也。

麟按。湯纂注。又云。受筐坐奠。亦即謂喪祭相授時。

其相授。其字承上。與前注應。

坊記。故男女授受不親。

麟按。曲禮內則。雖皆言不親授受之事。髡問禮與

宜據此文。

嫂

禮記曲禮。嫂叔不通問。

湯道衡纂注。不通問。無問遺之往來也。

顧文熊集解。通問。如問安。問疾之類。

雜記。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集記。撫死而撫其尸也。嫂叔宜遠嫌。故皆不撫。

麟按。已上皆常禮。溺則舉其變。起倉卒者言之。

諸馮負夏鳴條

孫奭疏案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於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今云舜生於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鄭玄云負夏衛地案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其本顓頊之墟推之則衛地與冀州之地相近書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金履祥曰諸馮在河中府河東縣其地有姚墟鳴條在今解州

麟按通鑑前編舜生于姚墟因生爲姚姓居于瀉汭後世復因居瀉爲媯姓諸馮瀉汭皆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孟子以爲東夷之人蓋對文王西夷而言自河中至岐周千餘里也

岐周畢郢

孫奭疏案本紀云古公亶父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義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裴駢案皇甫謐曰邑於周地故始改曰周武王卽位九年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金履祥曰郢逸周書作程謂文王嘗宅程及伐崇遂作邑于豐在今京兆



符節

周禮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吳澂曰。辨其用者。以玉角金竹爲符契。或用以守。或用以使。皆以牝牡相合。以爲驗也。使節者。奉使之節。諸侯講信修睦。爲虎龍人三節。執之以爲行。

道之信。金爲之鑄象。則有堅而不變之義。竹爲之函。而加以英飾。則有儀文相接之禮。門關則王畿之門。關貨賄。則門關出入之貨賄。道路則王畿及侯國之道路。符節以竹。符合之者也。璽節者。加印璽其上者也。旌節者。用析羽之旌。彰其所持也。節所以輔王命。傳所以輔邦節。無節則幾之。幾之以防姦私。而輕重爲不等也。

陳祥道曰。漢竹使符。銅虎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付郡守。唐符璽郎。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班其右而藏其左。先王之節。其班藏蓋亦如此。然老子

四書通考 卷五  
日執左契不責于人。則藏其右者非是。  
楊慎曰：易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指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

溱洧

詩鄭風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集傳賦也淫女戲其所私之詩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集傳賦也

麟按此詩知二水舊本徒涉

溱與洧方渙渙兮

集傳賦而興也渙渙春水盛貌淫奔者自敘之詩  
溱與洧瀏其清矣

集傳賦而興也瀏深貌

麟按此詩知二水舊不易涉

惠而不知為政

禮記仲尼燕居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

鄭玄注子產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

徒杠輿梁

爾雅隄謂之梁石杠謂之倚。麟按二者疑皆石為之。

辟人

周禮闈人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辟。

鄭玄注辟行人使無干也。

禮記曲禮左右攘辟。

湯道衡纂注車行則左右辟除行人使避君。

麟按此僕為君御之禮。

舊君服

儀禮喪服齊衰三月為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為舊君

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

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

賈公彥疏舊君有二一則致仕二則待放未去此

則致仕者也。

舊君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

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

之謂乎言其以道棄君而猶未絕也。

鄭玄注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于郊未絕者

言爵祿尚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妻子自若民

也。

麟按上文注疏一爲致仕在本國一爲待放而未  
去於出疆三年語俱未合但檀弓載穆公問子思  
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所答與此畧同則爲舊君  
服者必是反其國爲之雖其說不見儀禮可以義  
起○檀弓孔疏引此章亦云如此者得爲舊君反  
服矣又禮雜記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  
諸侯不反服鄭氏注云其君尊卑異也違去也去  
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則禮  
亦明有反服之文但儀禮不載○儀禮第一條賈  
疏云云何以服齊衰三月者怪其舊服斬衰今服  
三月也是非舊君尚當爲服斬衰也鄭注又云諸  
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  
葬又更服之既葬而除之是舊君雖止服齊衰三  
月必五月既葬乃復去也俱令君臣之義凜然

晉錮欒盈

春秋襄公二十有一年晉欒盈出奔楚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

左傳會于商任錮欒氏也

杜預注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

溝澮

周禮考工記九夫爲井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麟按解雖如此或云溝澮或云溝澮皆以槩言不必于義有別但趙岐注大溝小澮則鹵莽甚矣

禹惡旨酒

書五子之歌訓有之旨酒嗜音未或不亡

蔡傳禹之訓也旨嗜皆無厭也

麟按集注引國策蓋梁主魏嬰觴諸侯于范臺魯君避席而對之辭也其畧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

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彼注曰魏嬰卽魏侯營帝女蓋堯舜女儀狄博物志言禹時人也然據呂覽儀狄又作狄儀未知孰是

立賢無方

書伊訓敷求哲人

蔡傳敷廣也

大全孫氏曰求之非一方也如立賢無方

太甲旁求俊彥

孔安國傳旁非一方

蔡傳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

楊慎曰。孟子言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於所謂立賢無方者。亦何取其義。至于窮旦夜之思而汲汲若是乎。蓋嘗考之。虞夏用人。止於世族。左傳八元八凱。則高陽辛之才。子史記禹稷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書傳以益爲皐陶之子。皐陶則高陽氏才子。庭堅也。周之家法以親親爲重。以異姓爲後。武王兄弟九人。若魯衛管蔡霍曹邾郟皆列爲顯諸侯。召畢亦以同姓爲上。公雖凡民之俊秀。論于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如三公呂望六卿蘇公諸侯三恪之外。異姓僅此矣。逮至

春秋。孔門高弟。仕者不過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間舊矣。蓋其一時之弊。周公諒亦知其未廣矣。故日夜之所思。惟以湯之立賢無方爲中道。今觀商書一則曰敷求哲人。二則曰旁招俊乂。伊尹萊朱巫賢傳說諸大臣。非以親舊以其賢也。蓋主於立賢。則有德是親。固不間親之情。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賢之路矣。信矣。立賢無方爲不易之中道。而周公往往言之。亦未得盡行其志也。何以知其然也。管蔡之叛。雖未發。而周公明哲。豈不能逆知之。周公知之。而亦難于言。蓋言之必不

用管蔡當時習俗已久。必謂周公間親聞舊而忠言反爲薄論。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此之謂也。武王數紂之惡曰。官人以世。此豈獨紂之罪。自唐虞以來已如此矣。武王雖惡紂之官人以世而已。不能改積習之常。久則難變也。故曰周公亦未得盡行其志也。

麟按升菴此論雖善。然本武夷熊氏非創也。旁招俊又見說命亦非湯事。

詩亡然後春秋作

春秋隱公元年

胡傳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今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逮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爲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于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爲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捍王于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薨。

四書通考 卷之五  
謚爲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于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適冢。正后親遭褻。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賄人寵妾。是拔本塞原。自滅之也。春秋于此。蓋有不得已焉耳。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大全朱子曰。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於上。而詩降爲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旣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

丘瓊山大學衍義補詩以言志。春秋以紀事。理雖同。而體制則異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



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豈繼詩之具哉。孟子以是爲言而解者曰。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夫雅者王者燕享會朝之詩。春秋所紀者。豈其倫哉。然謂王者迹熄而詩亡。謂之迹。則似有所指之處。非泛言也。竊意以爲先王盛時。諸侯歲朝于天子。考禮正刑。以一其德。天子於是考之。正之。而加賞罰焉。諸侯既朝之後。天子五年一巡守。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君德之善否。其國政之得失。其民風之美惡。見于民俗歌謠之間者。皆得以上聞。或刺或美。天子因之。而施黜陟刑賞之典焉。至于周衰。諸侯不復朝覲。天子不復巡守。太師不復采詩。而民間之美刺。不復上聞。天子之賞刑。不復施于列國矣。所謂詩亡也。孔子乃假魯史以作春秋。因諸侯之行事。加以筆削之。公而寓天子刑賞之意焉。蓋詩列十有五國之風。春秋亦紀二十有三國之事。詩有美刺。春秋有褒貶。此春秋之作。所以繼於詩亡之後也。歟。或曰。平王四十九年。春秋始作。然栢舟頌人等詩。皆平王以後之作。焉得謂之詩亡。曰。是時詩雖作于民間。而不采之以聞于天子。有亦如無。雖謂之亡可也。

四書通考 卷之十一  
詩經類考。許氏曰。西都數百年而無風也。蓋有雅以道天下之故。則無事於采風。雅既亡。則取民間之詩以紀政俗。王風十篇。黍離爲大夫行役。餘皆民間詩也。蓋雅必出于朝廷。風則下之歌咏。古有定制。或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也是以東征之事。大于玁狁之役。而東山勞歸之詩。不在出車采薇之列。雖出於變。亦不與六月采芑同什也。此見風雅之體不可易置矣。

圖書編。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不競。而權固在也。幽絀而平徒。岐豐之地。委爲草莽。渥維之外。聲教阻絕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詩雅。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薇。是天子之自爲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未亡。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收既喪之權。還之天子。所以接詩亡之後。

### 魯之春秋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夜中星隕如雨。公羊傳。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

星實如雨

何休注不修春秋謂史記也

疏據此傳及注言則孔子未修之前已謂之春秋  
麟按君子修之謂孔子也孔子未修之前之春秋  
與晉之乘楚之檮杌一也昭十二年疏又云孔子  
修春秋大有改之處則修亦是改義○王應麟詩  
地理考陳氏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東  
遷之史也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小史  
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人所謂辛  
有之二子董之晉于是有董史者也是故費誓繫

于周書漢汝江沱至于譚大夫下國之詩皆編入  
于南雅

### 四世而總

禮記大傳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  
六世親屬竭矣

孔穎達疏四世而總服之窮者四世謂上至高祖  
以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相報總  
麻是服盡于此故總麻服窮是四世也為親兄弟  
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  
共承高祖為四世而總服盡也五世袒免殺同姓

四書通考 卷七  
者謂共承高祖之父者也。言服袒免而無正服。滅  
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者。謂共承高祖之祖者也。  
言不服袒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矣。

大全袒免者。肉袒而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  
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爲免以代之。又檀弓免  
焉。注以布廣一寸。從頂上而前。交于額上。又卻向  
後。繞于髻。禮朋友在他邦無主人。乃袒免。若朋友  
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總之環。絰然  
則袒免亦朋友之服也。新安陳氏曰。共高祖者。爲  
三從兄弟。相爲服。總麻服制至此窮也。共高祖之

父者。爲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之。故不襲不冠。  
爲之袒。裼免冠。以變其吉。同姓之恩至此而滅。殺  
也。共高祖之祖者。爲六世。則親盡矣。窮而殺。殺而  
竭。不變吉可也。引此以證五世而斬。

通義。吳氏程曰。袒脫衣之袖是也。免與纓同音。問  
逢蒙。

春秋左傳。羿猶不悛。家衆殺而亨之。

孔穎達疏。家衆謂羿之家衆人。孟子云。逢蒙學射  
于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已。于是殺羿。則  
殺羿者逢蒙也。

金履祥曰逢蒙荀子作逢門。

西子

孫奭疏西施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麟按此誕也然自謂未蒙不潔時。

冬至

書堯典日短星昴

蔡傳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

麟按星昴謂堯時歲差至我朝嘉靖間星室已五十餘度。

禮記月令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

湯道衡纂注冬至日短之極陽方來而與陰遇故亦爭。

通義莆田王氏曰至極也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矣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

之至故夏至一陰生而日漸短冬至一陽生而日漸長○五代史司天考曰天行之際遠矣微矣使

一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

元以為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于世其源

四書通考 卷十  
所自止于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與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未始不本于此。

麟按斗指子爲冬至。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王氏短至此極。又出其外。然箋短至則其正也。今人俱稱冬至爲長至。似倒。但短極則長自此基矣。言短至則至極之至。長至則至到之至。義得並通。

顧鏐曰。從來日至之說皆起于日。成于月。合于氣候。以軌七政之度者也。夫日一晝一夜行三百六

十四度。恒不及天一度。約三百六十五日九分日之二分半弱。而復與天會于初度。則每歲退一週。天故日極南則轉而北。其南也。出赤道二十四度弱。道轉而北。八十八日。當春分前。交于赤道。又九十三日。入赤道。二十四度弱。爲夏至。乃極北而復南。凡九十三日。當秋分後。交于赤道。又八十八日。出赤道。二十四度弱。爲冬至。黃道出入升降于赤道內外四十八度有奇。此至之起于日也。月一晝一夜行二百五十一度二十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半。退一週。天而與日會。凡十二會。而與日復會。

于黃道之極南此至之成于月也。日月南北一週。合于天爲一歲。一歲之間。天行有餘。月行不足。氣盈朔虛。歲率十一日有奇。積三歲置一閏而餘四日。積五歲置二閏而少三日。積八歲置三閏而少一日。積十一歲置四閏而餘一日。積十四歲置五閏而餘四日。積十七歲置六閏而餘七日。積十九歲置七閏而無餘分。每七閏天旋十九週。月二百三十九會于日。日六千九百四十週。而至與朔必同日。是爲一章。積四章七十六歲。凡月九百有四十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而至與朔同在甲子。

日是爲一蔀。凡二蔀八章。歲陽必當甲。故自上元甲子以來。第二蔀當甲戌。第四蔀當甲申。第六蔀當甲午。第八蔀當甲辰。第十蔀當甲寅。第十二蔀復得甲子。積二十蔀八十章。一千五百二十歲。復得甲辰。至朔同在甲子。日子時。但非甲子歲首也。是爲天元一紀。積二紀得甲申。爲地元。積三紀二百四十章。四千五百六十歲。歲日月時同會于甲子。朔冬至。是爲人元。合三紀爲一元。天日月星各居本位。週而復始。其布算則上遡往古。必每歲減一。下推將來。必每歲加一。加減之外。又立歲差。歲

四書通考 卷之五  
差之法約六十六年而得一度。故堯典冬至日在虛一度。至于商末凡千二百歲。而周書曰。日月起于牽牛之初。歲差十八度矣。周興迄秦漢。下迨唐宋。以至于今。計年而考其度。無不皆然。是以唐虞日至于虛一度。夏日至于婺女。商周日至于牽牛。漢日至于斗末。度。唐日至于斗中度。元日至于斗初。度。天啓甲子以來。日至于箕三度。凡三千九百餘歲。差五十餘度。

### 公行子

詩魏風。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集傳。公路者。掌公之路車。

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集傳。公行。卽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集傳。公族。掌公之宗族。

通義。吳氏程曰。按詩及左傳。公行。公族。皆官也。公行子。蓋以官爲氏者。若韓無忌。稱公族。穆子。荀林父。稱公行。桓子之類。

### 右師



孫奭疏古者天子之卿曰太師少師諸侯之卿曰左師右師

職喪

周禮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鄭玄注職主也

賈公彥疏主公卿大夫之喪

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

禮泣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

贊主人

鄭玄注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

賈公彥疏以王命往向喪家

金履祥曰按古者有爵之喪皆職喪泣之故皆合

典禮不若後世國異家殊而委巷之禮浮屠之法

莫之或正也凡有司之所泣則事屬朝廷故謂之

朝廷猶漢言縣官俗言官府也

朝廷不歷位踰階

周禮朝士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鄭玄注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違其位族談

傳語也

賈公彥疏族傳皆聚也

麟按詩嘽沓之嘽疑義同

匡章

趙岐注匡章齊人也

麟按齊國策濮上之事贅子死章子走彼注曰皆以名子之猶嬰子文子章匡章也然則公都子曰匡章孟子謂章子解如是

四書十一經通考卷十七 終

四書十一經通考卷十八

太倉顧夢麟輯著

王 向訂閱

孟子六

舜往于田

書大禹謨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蔡傳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

大全朱子曰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于父母呼父母而泣也

四書通考 卷六  
麟按于父母三字孟子答處補出妙此益贊於禹之辭宜稱帝直曰舜往者問時約撮改之也

### 父母愛之

禮記祭義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顧文熊集解此亦曾子之言大戴禮嘉作喜

麟按此必萬章先聞於孟子故據爲說而又小異其辭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又受業於曾子古人議論固皆有源流如此

### 必告父母

詩齊風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

母

集傳興也刺魯桓公之詩

麟按鄭箋取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此之謂告卜于死者爲魯桓公言之詩本事也議於生者爲舜言之萬章所引之意也取妻孟子作娶妻

### 共工驩兜

書堯典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麟按蔡傳采事方且僞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孔

傳○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滔○天○言○不○可○用○孔○疏○驩○  
兜○薦○舉○共○工○比○周○之○惡○謂○之○四○凶○

舜○典○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

蔡○傳○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于○此○不○得○  
他○適○也○幽○洲○北○裔○之○地○崇○山○南○裔○之○山○

麟○按○幽○洲○孟○子○作○幽○州○卽○不○必○如○蔡○氏○云○水○中○可○  
居○處○據○周○禮○東○北○曰○幽○州○爾○雅○燕○曰○幽○州○郭○璞○注○

自○易○水○至○北○狄○當○是○其○地○也○朱○子○語○類○曰○崇○山○在○  
今○澧○水○慈○利○縣○然○據○廣○輿○記○慈○利○今○屬○岳○州○府○無○

崇○山○孔○疏○亦○曰○禹○貢○無○崇○山○不○知○其○處○

三苗

書○舜○典○竄○三○苗○于○三○危○

蔡○傳○竄○驅○逐○禁○錮○之○三○苗○國○名○在○江○南○荆○揚○之○間○  
恃○險○為○亂○者○也○三○危○西○裔○之○地○

麟○按○朱○子○語○類○曰○史○中○說○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  
蠡○在○今○湖○北○江○西○之○界○則○據○廣○輿○記○亦○正○謂○岳○州○

耳○水○經○注○曰○三○危○在○燉○煌○縣○南○鳥○鼠○山○西○春○秋○傳○  
曰○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林○曰○燉○煌○古○瓜○州○也○州○

之○貢○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瓜○州○之○戎○并○於○月○氏○  
者○也○漢○武○帝○後○元○分○酒○泉○置○南○七○里○有○鳴○沙○山○故○

亦曰沙州大全歸軒鄒氏曰按後漢西羌傳注三危在今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峰故曰三危

鯀

書堯典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孔安國傳割害懷包裹上又治也

蔡傳於歎美辭鯀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圯敗族類也言與眾不和傷

人害物也異已廢而復強舉之意試可乃已言姑試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不必求其備也

舜典殛鯀于羽山

蔡傳殛拘囚困苦之羽山東裔之山

麟按水經注地理志曰羽山在祝其縣東南春秋定公十年會齊侯于夾谷卽祝其之地孔疏禹貢徐州蒙羽其藝是羽山爲東裔朱子語類曰殛鯀羽山想是偶然在彼而殛之程子謂時適在彼是也

洪範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  
蔡傳墜塞汨亂也斁音妬敗也

禮記祭法鯀障鴻水而殛死

集說鄣壅塞之也

二十有八載

書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

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麟按爾雅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

載二十有八載紀相堯之數故下孟子云舜相堯

二十有八載下文書云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也

前書云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為告攝在二十八

載以前此月正元日受格于文祖告即位二十八

八載以後文祖皆謂堯始祖之廟舜典孟子作堯

典帝作放勳百姓對四海指圻內之民言喪如字

三載孟子作三年

普天之下

詩小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

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集傳賦也大夫行役之詩

疏義大夫行役而怨大夫不均蓋天子之大夫非

一人也。此則指夫執政者而言。

麟按此章詩以四句讀佳。故有咸丘蒙之說。若六句總讀其謬已破矣。無可深解。溥天。孟子作普天。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詩大雅。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集傳賦也。孑。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仍叔美宣王之詩。

之詩。

麟按集注。孑。獨立之貌。遺。脫也。雖與集傳同出。朱子解又小別。

未言孝思。孝思維則。

詩大雅。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未言孝思。孝思維則。

集傳賦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為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為法也。

劉瑾曰。武王之孝。可為天下之法。此所以為達孝。所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

麟按如劉說亦自見得尊親養親意蓋舜武皆自其身有天下如追王上祀皆維則中事所謂能尊其親以天下養者引以為証故非泛然

祇載見瞽瞍

書大禹謨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孔安國傳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懼齊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

麟按齊慄孟子作齊栗瞽亦允若瞽下有瞍字亦益贊於禹之辭

南河之南

孫奭疏案裴駟云劉熙曰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者

大全新安倪氏曰冀州為帝都河在其南故謂之南河

麟按書蔡傳引周禮云河內曰冀州又云兗州西北據河豫州北距大河孔傳云北分為九河在兗州界俱見前然則冀州為帝都正謂堯都渡河而南即豫州集注與蔡傳語亦合也兗州當在豫之東偏西北據河是九河分處舜避南河之南只明



四書通考 卷六  
不在冀州。竟內趙岐注曰：遠地南夷對下，然後之中國耳。不知中國只如言畿內不必過泥。○書經大全曰：冀三面距河，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大伾又折而西北流，兗州在其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冀州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故集注曰：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卽豫州也。固已畫出。

天視自我民視

書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

予一人

通義：泰誓孟子作太誓。臯陶謨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泰誓之言蓋本於此。天既無形體，故其視聽皆從于民，民之所歸卽天之所命也。

麟按此武王河朔誓師之辭。

薦禹於天十有七年

書大禹謨：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蔡傳：九十曰耄。百年日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倦于勤勞，汝當勉力不怠，總

率我眾也蓋命之攝位之事

麟按禹攝位時舜九十有三百十歲陟方乃死是

薦禹於天十有七年也○又按禹初即位任臯陶

益以國政二歲臯陶薨命費侯伯益總師十歲禹

崩是禹薦益于天九年矣且禹以甲戌即位而后

啓甲申即位中除三年喪禹崩亦必在八歲楊彝

曰按禹于即位之八年春會諸侯於會稽秋八月

帝陟夏本紀云禹舉益任政十年或并居喪言之

可耳惟竹書與孟子之言合故是確証○堯老舜

攝時堯在位七十餘載年已近九十舜之薦禹則

舜在位三十三載年九十三禹二年即薦益者以

禹壽一百計之時亦九十餘矣蓋舜禹益同事堯

年歲相亞非可以積久求代也其後后啓二歲伯

益出就國六歲伯益薨則益壽亦不下百歲羣聖

一堂龐眉皓首殊歎奇特

陽城箕山

孫奭疏案史記裴駟注云劉熙云陽城是今之潁

川也箕山高高之北是也

麟按水經注地理志曰潁水出陽城縣陽乾山昔

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啓並于此也縣南對箕

四書通考 卷九  
山○山○上○有○許○由○冢○則○集○注○云○皆○嵩○山○下○深○谷○中○可○  
藏○處○故○是○一○地○水○經○又○曰○嵩○高○高○為○中○嶽○在○潁○川○陽○  
城○縣○西○北○合○而○言○之○為○嵩○高○分○而○名○之○為○二○室○也○  
二○室○西○南○為○少○室○東○北○為○太○室○

丹朱不肖

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  
曰○吁○嚚○訟○可○乎○

蔡○傳○疇○誰○咨○訪○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為○我○訪○問○能○  
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  
了○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

用也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

益○稷○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  
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蔡○傳○漢○志○堯○處○子○于○丹○淵○為○諸○侯○丹○朱○之○國○名○也○  
額○額○不○休○息○之○狀○也○殄○絕○也○世○世○堯○之○天○下○也○  
麟○按○此○禹○戒○舜○之○辭○額○鄂○格○反○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  
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  
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蔡傳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先王湯也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嗣於先王奉太甲以卽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衍我烈祖太甲卽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敘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太甲繼

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奠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攷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孔氏以爲湯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爲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爲之服三年之喪爲之後者爲之子也太甲旣卽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

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祀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嗣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徧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爲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之事。爾。○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祇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爲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歎也。

伊尹放之於桐三年

書太甲王未克變

蔡傳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蔡傳指太甲所爲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于是營宮于桐。

使近湯墓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麟按弗順孔疏又云不順之事孟子注則云不順  
義理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蔡傳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奉迎也喪既除以  
袞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保衡

書說命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  
惟克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  
辜

孔安國傳保衡伊尹也

孔穎達疏君奭傳曰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  
所取平也

蔡傳作興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高宗舉伊尹之  
言謂其自任如此

麟按惟堯舜惟字孟子集注作爲時是也

造攻

四書通考 卷六  
書伊訓曰。嗚呼。古有夏先德。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蔡傳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鳴條。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

麟按。鳴條。孟子作牧宮。禮記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鄭注云。牧野之室也。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則牧室。豈卽所謂牧宮者。與哉。作載皆始也。

### 瘍醫

周禮瘍醫下士八人

鄭玄注。瘍。創癰也。

麟按。瘍醫既有專官。卽癰疽自當指其近君者。如今太醫院之類。

### 侍人奄人

周禮酒人奄十人

鄭玄注。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麟按。天官奄宦。不獨酒人舉爲例耳。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鄭玄注。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正內路寢。

賈公彥疏此奄人也

麟按葉時禮經會元曰成周之用奄人總二十九人非酒鹽之微則春饌之賤非戶庭之隱則祧廟之幽雖曰刑人何嘗一日得在君側而天子與之相近邪周衰入于春秋勃貂立公子無虧則奄人預廢立矣繆賢薦藺相如則奄人預薦舉矣降自戰國宜有姦人創為孔子主瘠環之說但用奄二十九人據隸天官者言之也春人饌人各奄二人屬地官守祧奄八人屬春官已在其外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即十五人皆奄也亦隸天官但謂奄總二十九人未然

### 彌子

春秋左傳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

杜預注彌子瑕衛嬖大夫

褚師聲子曰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

麟按戰國策曰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孔子不主癰疽事既無可據則彌子曰孔子主我而孔子謝之者宜引為証也

### 司城



春秋左傳申繻曰宋以武公廢司空

杜預注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

麟按諱司空字改爲司城也故宋有司城之官他邦則無檀弓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湯纂注云陽門宋國門名也

假道於虞以伐虢

春秋僖公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

杜預注下陽虢邑

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

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旣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杜預注前是冀伐虞至鄭鄭虞邑河東大陽縣北有顛軫坂冀國名平陽皮氏縣北有冀亭逆旅客舍也虢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晉邊邑

四書通考 卷之六  
孔穎達疏冀自伐虞虞自報冀以虞能報冀晉不能報虢言已弱以示其恥言虞彊以說其心  
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

以爲戮不唯偏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是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

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  
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  
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  
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  
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杜預注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

麟按井伯即百里奚字五羖大夫本謂奚節儉詩

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言以五羊皮為一裘故五

絲突焉不求輕煖也無自賣得五羊皮之事媵秦

或入秦之由然據孟子將亡先去則雖左氏猶傳

訛况其他焉者乎

鑄鐘

周禮鐘師掌金奏

鄭玄注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鑄

賈公彥疏此鐘師自擊不編之鐘凡作樂先擊鐘

故鄭云擊金以為奏樂之節

鑄師掌金奏之鼓

賈公彥疏鑄師不自擊鑄使視瞭擊之但擊金奏

之鼓金奏謂奏金即鐘鑄也

麟按上文鐘鑄本是二器然序官注疏曰鑄如鐘

而大獨在一處。三禮圖曰：凡鐘十六枚，同一筭，處爲編鐘。特縣者，謂之鐃。則集注先擊鐃鐘者，正以鐃鐘爲鐘名，非謂二器也。故語類又曰：鐃鐘甚大。特縣鐘也。衆樂未作，先擊特鐘，以發其聲。衆樂旣闕，乃擊特磬，以收其韻。直名特鐘，以與特磬對。尤明白。

### 特磬

周禮磬師掌教擊磬。

鄭玄注：教，教眡瞭也。

王志長注疏：刪翼。劉氏曰：宮縣有特磬十二，依辰

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陳氏樂書曰：明堂位曰：叔之離磬，編則雜，離則特。謂之離磬，則特縣之磬，非編磬也。

麟按通義又曰：特，專也。單擊磬曰特磬。三禮圖舊圖引樂經曰：黃鐘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謂特縣大磬，配鐃鐘者也。

### 班爵

書武成列爵惟五。

蔡傳：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

禮記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四書通考 卷六  
孔穎達疏。公者爲言平也。公平正直。侯者候也。候王順逆。伯者伯之爲言白也。明白於德也。子者奉恩宣德。男者任功立業。此五等者。謂虞夏及周制。殷則三等。公侯伯也。此公侯伯子男。獨以侯爲名。而稱諸侯者。舉中而言。又爾雅。侯爲君。故以侯言之。伯亦居中。不言諸伯者。嫌是東西二伯及九州之伯。故也。

集說。孟子言天子一位。子男同一位。

麟按此連天子。皆孟子所謂君一位也。然公侯伯子男對天子則皆臣。

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孔穎達疏。上大夫卿者。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卽卿也。此上大夫卿外。惟有下大夫。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卿者白。虎通曰。卿之言嚮也。大夫者。達人。謂扶達於人。士者。事也。皇氏熊氏皆爲任職事。

集說。孟子言君一位。凡六等。

麟按孟子是連君一位言之。除君一位。卽是凡五等也。○大全長樂陳氏曰。孟子言五等六等。與王

制不同者。王制言制爵之法。孟子言班爵之法。制之出于天子。不必言天子。班之首于天子。與君故兼天子與君言之也。周旋亦佳。

班祿

書武成分土惟三。

蔡傳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也。

禮記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大全馬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天子則兼有

之。故天子之田方千里。所以祿畿內之臣也。夫天子之田必千里者。所以示其本大而末細。猶身之運臂。臂之使指也。蓋不千里不足以服諸侯也。降于天子則公侯而已。故公侯田方百里。不百里則朝聘會遇之煩有所不給也。至于伯則又有殺焉。蓋伯則其國小。其爵卑。而子男亦如之。故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也。

麟按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王制曰。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

士視附庸皆不合故不載。然大全求嘉徐氏曰：先王設官制祿，寰外諸侯自公侯至于附庸，王朝之臣自三公至于元士，受田相視，內外齊一，所以制天下偏重之患，而使遠近若一也。夫分田之法，所以內必視夫外者，蓋先王之制出爲列國之君，則入爲王朝之臣，所以一內外也。故畢公保釐東土，衛侯以列國入相于周，周公居東，復相成王，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或以三公居外，復入爲內諸侯，所以出入均勞，而內外之輕重不分也。春秋以來，鄭武公入爲周司徒，鄭莊公爲平王卿士，而滕侯亦

曰：我周之卜正，蓋畿外諸侯入備王官，先王所以一內外，此所以內諸侯之祿視外諸侯而爲之制也。其言卻與孟子相表裏。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麟按：孟子文是倒說，王制順說，下士一位在班爵

四書通考 卷六  
內一等而中士之祿倍下士則下士已仕之臣有田者也故皆視上農夫得食九人之祿庶人在官者即又有五等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麟按大國次國小國之君皆十卿祿而卿祿則大國四大夫次國三大夫小國二大夫者三等之國

之祿皆以下士百畝九人起數則皆倍一爲二得中士之二百畝倍九爲十八食十八人倍二爲四得上士之四百畝倍十八爲三十六食三十六人倍四爲八得大夫之八百畝倍三十六爲七十二食七十二人獨小國之卿則但倍八爲十六得田千六百畝倍七十二爲百四十四食百四十四人遂可十之而至君田萬六千畝食千四百四十人若次國之卿則必三倍于大夫三八二十四得田二千四百畝三七二二一三六食二百十六人方可十之而至君田二萬四千畝食二千一百六



十人大國之卿則必四倍于大夫四八三十二得  
田三千二百畝四七二十八二四八食二百八十  
八人方可十之而至君田三萬二千畝食二千八  
百八十人則是君於卿大夫於上士上士於中士  
中士於下士三等之國並同獨卿於大夫三等之  
國並異者蓋不如此卽前後打算皆有窒礙非但  
如往說卿祿厚可殺大夫以下祿薄不可殺之云  
而已也大夫以下亦殺則推之于下士將不及九  
畝無以爲起數之地次國之卿不殺于大國小國  
之卿不殺于次國則非上之而不合于百里卽下  
地設雖聖人亦因乎自然無庸以意穿鑿之也

附庸

詩魯頌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集傳附庸猶屬城也

禮記王制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  
附庸

鄭玄注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  
國事附于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

麟按疏云。小城曰附庸者。庸城也。與魯頌解合。嵩高云。因是謝人以作爾庸。亦謂城也。集說則云。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故曰附庸。○孟子曰。元士受地視子男。趙岐曰。不言中下士視附庸也。詹道傳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

庶人在官

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鄭玄注。治藏。藏文書及器物。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治敘。次敘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徵令。趨走給招呼。

賈公彥疏云。治藏。藏文書及器物者。其名曰府。府者。主以藏物。故藏當司文書及當司器物也。云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者。起文書草及後判決。是爲贊治之法。故稱贊治也。云治敘。次序官中者。既有才智爲什長。當次敘官中。須人驅役之處。則科次其徒。故云次敘官中也。云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者。漢時五人爲伍。伯長也。是五人之長。言傳吏

朝者傳在朝羣吏諸官事務於朝也胥爲什長亦  
然故舉漢法况之也云徵令趨走給招呼者其徒  
止爲在朝趨走供給官人招呼使役之事也  
季本曰府治藏如今斗庫史掌書如今吏書胥治  
叙如今承發徒徵令如今承差

百畝之糞

周禮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  
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瀉  
用貍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槩用蕒輕費用犬  
張采合解草人主殺草以種物者化猶變也變瘠

爲肥變惡爲美也物之在地各有所宜草人相視  
之而糞其種也土有赤駢而性剛者赤緹而線色  
者墳起而柔順無塊者有舊爲澤而今則渴者有  
水已去而渴鹵者有勃壤而粉解者有粘而疏者  
有堅彊而不和柔者有輕脆而不厚重者槩堅土  
也蕒麻也輿輕脆也○何氏曰天下之土不同化  
之之法或用麋鹿或用貍狐或用豕犬皆焚其骨  
爲灰以漬種蕒則燒麻爲灰以漬種也○緹音低  
渴音竭槩音檻輿音剽

麟按此糞法爲漬種與今已異然疏云化土使美

即謂駢剛用牛等亦未必既播之後不再糞也。或凡糞以下姑為種言之耳。牛骨與麻今江南糞田猶用之。但麻質楚中出油為餅非燒灰之謂。又糞似實字。然孟子云糞其田。此云糞種。即是虛字。猶云凡糞其種也。或亦是以實字為虛字耳。字彙云糞穢也。培也。固具兩義。

禮記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

鄭玄注分或為糞。

方慤曰王制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糞。蓋分以均之之法出乎上。糞以治之之力出乎下。互相

備也。

殺越人于貨

書康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腎不畏死。罔弗憝。

蔡傳自得罪非為人誘陷以得罪也。腎強憝惡也。麟按腎孟子作閔。憝作讞。凡民罔不憝。此凡民字。因上文而誤也。呂氏曰顛越謂不死而傷於取也。于貨于字如晝爾于茅之于。

公養之任

孫奭疏據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年。孔

子來祿之。又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

麟按。孔子自云奉粟六萬。必無之語。史遷之妄如此。

### 擊柝

易繫辭。重門擊柝。以禦暴客。蓋取諸豫。

韓康伯注。取其豫備。

麟按。取諸豫者。豫之卦。三三上二。偶畫象重門。一奇象擊柝。而坤象安居于內也。

周禮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橧者。

鄭玄注。國中城中也。宿謂宿衛也。

三禮解詁。互謂行馬以斷夜行者。橧謂擊柝以守門閭而傳更者。

### 委吏乘田

孫奭疏。案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

麟按。論語序說。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司職吏見周禮牛人職。讀爲櫛。義與杙同。蓋犧牲之所。此官卽孟子所謂乘

田則似兩者皆以傳寫而誤也。又周禮牧人兼六牲而官爲下士。與羊人同爵。牛人雖主一牲其用非止于牲事。故官爲中士。魯侯國牛羊當一官。或下士爲之。

會計

周禮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

鄭玄注。會計大計也。

賈公彥疏。日計曰成。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故知會計大計也。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

鄭玄注。司書主會計之簿書。

金履祥曰。周禮有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余聚。以待頒賜。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圉財用。其聚散之多如此。所以貴于會計之當也。

麟按周禮委人亦中下士爲之。

寄公

四書通考 卷六  
儀禮喪服寄公爲所寓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鄭玄注寓亦寄也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更服之既葬而除之

通義蓋諸侯爲夷狄鄰國所滅則奉宗廟之主以寄於他國爲寄公其出奔者亦名寄公

禮記郊特牲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集說寓公死則臣其子

### 鼎肉

禮記少儀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

鄭玄注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

麟按牲體初煮於鑊既熟乃胥於鼎故朱注謂鼎肉爲熟肉

### 再拜稽首而受

禮記玉藻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弗再拜集說據按也覆左手以按於右手之上致至也頭及手俱至地也巳拜受於家而明日又往拜謂之再拜酒肉之賜輕故惟拜受於家而已

麟按此再拜與孟子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拜頭至地也八曰褒拜褒讀爲報再拜也則孟

子自是謂兩拜又稽首頭至地。○古今考鶴山先生記曰。臣於君稽首。敵以下頓首。周禮賈疏曰。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頓首。平敵自相拜之拜。二拜俱頭至地。但稽首至地多時。頓首至地即舉。故鄭注以拜頭叩地言之。謂若以首叩物然。朱子語類曰。頓首亦是引首少叩地。稽首是引首稍久在地。稽者稽留之意。

臺

春秋左傳芋尹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杜預注。十日。甲至癸。

林堯叟注。阜。謂造成事也。輿。衆也。隸。隸屬於吏也。僚。勞也。謂供勞事也。僕。僕豎主藏者也。臺。給臺下廝役。

廩人繼粟

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調賜稍食。鄭玄注。匪。讀爲分。分頒。謂委人之職。諸委積也。調。賜。謂王所賜予給好用之式也。稍。食。祿廩。

府人繼肉



周禮庖人共賓客之禽獻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鄭玄注禽獻獻禽於賓客令令獸人也禽獸不可久處將獻之庖人乃令獸人取之必書所當獻之數與之及其來致禽亦以此書較數之至于獻賓客又以此書付使者展而行之

二女女焉

書堯典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

孔安國傳烝進也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蔡傳女以女與人也時是也二女娥皇女英也媯水名水北曰汭蓋舜所居之地虞舜氏也

麟按朱子語類釐治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卽此治字今說家皆從之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女之之言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女之之事

庶人質

周禮大宗伯庶人執鶩

鄭玄注鶩取其不飛遷

賈公彥疏。鶩卽今之鴨。象庶人安土重遷。麟按依此說卽落霞孤鶩語。雖久膾炙誤耳。

### 皮冠

春秋左傳。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杜預注。沛澤名。韙是也。

麟按此僅因田沛見一典故。招虞人以弓。旃招大夫。弓招士。俱不合。○葉時禮經會元曰。春秋齊之

虞人不敢以大夫之招。會齊侯之田。晉之絳商不敢以車服之美。過晉侯之朝。夫君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若可以行也。彼其習於虞人之皮冠。而駭於大夫之旃。則寧死而不敢往。以商賈之餘于財。若可以金玉其車。而文華其服也。彼其拘于無爵位之賤。而安于韋旛木犍之是用。則必易車服而過朝。蓋其上下辨。而民志定。會通觀而典禮行。素以習民於各分等級也。

### 旃旂旌

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交龍爲旂。通帛爲旟。析羽

為旌

麟按通帛為旌。雜帛為物。蓋九旗。帛皆用赤。物則微飾以白。旌大赤不飾。從周正色也。析羽為旌。全羽為旟。旟亦皆用帛。而但以全羽析羽。又分二名。亦非謂全羽即旟。析羽即旌也。鄭注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旟旌之上。則旟旌自指。旗羽自指。干首之所注。亦頗分明耳。然此僅通字解。若周禮大閼所建。與孟子語全不相蒙。闕如可也。又爾雅。因章曰旟。注曰。因其文章不復畫之。亦不飾。意有鈴曰旟。注曰。縣鈴于竿頭。畫蛟龍於旒。加一鈴矣。

蛟亦與交異。但疏又曰。畫二龍于上。一升一降。相交。解復同也。旟字。旌同。

周道如砥

詩小雅有饜。簋殽有捄。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集傳與也。東國困于役。傷于財。譚大夫作以告病之詩。

麟按有饜。然而滿。簋中之殽。則不平矣。所以反興周道之平也。有捄。然而曲。載鼎中之肉。以升于俎。之棘七。則不直矣。所以反興周道之直也。所履所

四書通考 卷六  
視兩所字皆指周道言。然孟子引之只取君子一  
句如砥作如底。

四書十一經通考卷十九

太倉顧夢麟輯著

王日向訂閱

孟子七

栝椹

禮記玉藻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鄭玄注。圈。屈木所爲。謂卮匱之屬。

孫奭孟子疏。案說文云。栝。匱也。椹。屈木。孟也。所謂

器似升。屈木作是也。

大全朱子曰。栝椹似今椹杉合子。杞柳恐似今做

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爲箭謂之柳箭卽蒲柳也  
正學淵源金氏曰柜柳本趙注當以朱子謂蒲柳  
爲正蓋可屈爲器者

麟按字彙卮飲酒器漢高帝紀奉玉卮爲太上皇  
壽說文園器匱洗手器有柄可以注水左傳秦伯  
納重耳女五人懷羸與焉奉匱沃盥儀禮公食大  
夫小臣具槃匱然禮記大全嚴陵方氏曰杯作栝  
栝圈飲食器也徐師曾禮記集注曰杯圈與栝椀  
同盛酒漿之器也俱不言盥手與不能飲及口澤  
義亦較正

天生蒸民

詩大雅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  
監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

集傳賦也

麟按丞孟子作蒸彝作夷王應麟曰孔子于蒸民  
加四字而意自明此說詩之法

易牙

春秋左傳雍巫有寵于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  
公亦有寵

杜預注雍巫雍人名巫卽易牙

四書通考 卷九  
孔穎達疏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爲雍  
宜名巫而字易牙也

麟按衛共姬卽長衛姬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之一也寺人貂卽豎刁刁方有寵于桓公故易牙  
因之而以滋味進亦有寵于公

子都

詩鄭風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集傳興也扶蘇小木也子都男子之美者也淫女  
戲其所私之詩

牛山

孫奭疏傳謂齊景公遊于牛山之上是知牛山爲  
齊之山  
金履祥曰牛山今屬青州  
麟按郊于大國指齊而言

熊掌

春秋左傳宰夫胹熊蹯不熟

陸元朗釋文胹音而

孔穎達疏字書過熟曰胹

爾雅熊虎醜

邢昺疏醜類也

四書通考 卷九  
狸狐豸豺醜其足蹠

郭璞注皆有掌蹠

陸元朗釋文蹠音煩

邢昺疏此四獸之類皆有掌蹠左傳熊蹠是其類也

金履祥曰熊之力在掌味亦甘脆二者不可得兼謂適當間界之際

櫨

春秋左傳子胥將死曰樹吾墓櫨櫨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

麟按見櫨美材易成

楸棘

爾雅楸酸棗

郭璞注樹小實酢孟子曰養其楸棘

麟按集注于桐梓曰二木楸棘曰皆美材楸棘不言明是一木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詩大雅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鄭玄箋在意云滿是謂飽德

集傳賦也父兄答行葦之詩

文繡

禮記月令命有司具飭衣裳文繡有恒

鄭玄注文畫也畫衣而繡裳

郊特牲黼黻文繡之美

大全嚴陵方氏曰黼作斧形其色則白與黑黻作兩已相弗其色則白與青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天地之文作于東南成于西南故也績則五采之所會繡則五采之所刺言文則章可知言繡則績可知是皆色之美者也

麟按上兩解月令集說從鄭注郊特牲大全載方

說義疑並通

親迎

禮記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婿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

鄭玄注先王若太王文王

昏義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嬪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醕所以合體同



尊卑以親之也

匹

禮記曲禮庶人之摯匹

集說匹讀爲鶩野鴨曰鳧家鴨曰鶩

麟按集注謂省鳴爲匹則又皆讀如字不從鶩音但曰有人於此力不能勝卽疑贅見執之者多故舉爲例

鳥獲

孫奭疏亦秦武王時人力舉周鼎

小弁之怨

詩小雅弁彼鷖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集傳興也弁飛拊翼貌鷖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

白江東呼爲鴨鳥斯語詞也提提羣飛安閒之貌

穀善罹憂也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

彼鷖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

鷖斯之不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

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集傳興也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况父

四書通考 卷九  
母至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所歸咎。則推之于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瑾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集傳興也。相彼被逐而投人之兔。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死人。尚或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

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擿矣。析薪柶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集傳賦而興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疇爵。得卽飲之。曾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木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妄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譖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興也。朱善曰。舜之怨怨已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已。雖所怨不同。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

四書通考 卷之七  
之過大而不怨則忽然無情也。忽然無情者視其至親猶路人也。其爲罪不愈大乎。宜曰中人之資聖人亦姑取其一節之可觀耳。固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

凱風不怨

詩。邶風。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集傳。比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集傳。興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集傳。興也。

覲皖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集傳。興也。

季任

趙岐注。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孫奭疏。左傳云。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云。薛任姓也。

享多儀

書。雒誥。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蔡傳享不在幣而在于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于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于差爽僭侮隳王度而爲叛亂哉

麟按此言諸侯朝貢雒邑之事孟子是斷章取義惟曰不享亦無惟字

### 五就湯五就桀

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孔安國傳湯進于桀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

趙岐孟子注伊尹爲湯見貢于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者五

### 公儀子

孫奭疏案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漢書云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 淇河西

詩衛風淇水在右

四書通考 卷五  
集傳淇在衛之西南

孫奭孟子疏說文云淇水出河內其北山東入河  
晉世家云晉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  
內

麟按衛晉本連壤聲習相染自有此理

### 高唐

春秋左傳趙鞅帥師伐齊毀高唐之郭

杜預注高唐在祝河縣西北

麟按水經注每云高唐故城京相璠曰本平原縣  
齊之西鄙也晉灼曰齊西有平原

### 華周杞梁

禮記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  
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  
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  
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麟按奪春秋傳作隧狹路也注云或爲兌無所辱  
命辭不受也此曾子論蕢尚之言

春秋左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  
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  
于之隊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莒子重

四書通考 卷九  
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食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麟按此與檀弓畧同。然兼有華周。檀弓即及善哭。兩存之。杞殖即杞梁。對君曰。殖之有罪。則殖梁名也。華還音旋。亦即華周。孟子周梁並稱。左傳還殖並稱。必周字還名。隊即隧也。且于壽舒。蒲侯皆地名。

膳肉

膳。春秋穀梁傳。脰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日脰。熟曰膳。

不稅冕

禮記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集說。冕。絺冕也。

五霸齊桓

春秋莊公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胡傳。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

四書通考 卷九  
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  
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  
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左傳：復會焉。齊始霸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郟。

胡傳：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  
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  
十七年同盟于幽，然後成乎伯矣。

二十有七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  
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  
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  
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  
戰也。愛民也。

楊士勛疏：前同盟于幽，諸侯尚有疑者。今外內同  
心，推桓爲伯，得專征伐之任，成九合之功。

麟按：僖十七年，齊桓卒。在位四十三年。時宋襄立  
已八年。

宋襄

四書通考 卷之五  
春秋僖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穀梁傳非伐喪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胡傳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三

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

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

秋。宋人圍曹。

胡傳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于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于兵敗身傷。不



知反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過也。

二十有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胡傳。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于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于爲義亦甚矣。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攘戎狄尊王室之義乎。故人宋公于鹿上之盟。而孟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

二十有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冬。十有二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有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麟按時。晉惠之十四年。晉文尚未立。集注先文者。舉盛也。

晉文

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

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人敗績。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四書通考 卷九  
左傳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旣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巳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杜預注衡雍鄭地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三月子人氏九名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之禮享晉侯周禮九命作伯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 秦穆

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麟按秦與中國會始此時穆已立二十八年矣晉

文僖三十二年卒在位八年

文公三年夏五月秦人伐晉

四書通考 卷九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  
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  
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  
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  
也能舉善也

杜預注王官郊晉地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  
藏之子桑公孫封舉孟明者

麟按僖三十三年注穀在弘農澠池縣封穀尸意  
敗時所積也孟明百里氏視名孟明字百里奚之  
子秦穆卒文之六年以三良殉君子歎其不得爲

盟主楚莊文十三年立

楚莊

春秋宣公十有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麟按是時莊立十六年矣春秋始予莊以伯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  
儀行父于陳

麟按陳夏氏亂也

十有二年春楚子圍鄭

麟按既克許鄭平潘庭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

麟按晉師救鄭也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十有三年夏楚子伐宋

左傳以其救蕭也

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十有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

麟按鄧元錫五經釋曰五霸桓公為盛晉文下之

宋襄霸之反也秦穆楚莊霸之變也其每下者也

曰霸之反奈何彼其人憤烈似義復言似信小不

忍似仁而施之不當為悖也周書有之曰大邦畏

其力小邦懷其德小邦懷德懷于仁也大邦畏力

屈于義也滕之為滕弱小矣不與于中國之會盟

終齊桓之世不加兵亦恕其不及也已爾而首執

之鄙受盟而用之何虐也曹宋之怨舊矣始受盟

而復圍之斯遵何義也乃會楚則乘車以示信戰

泓則不鼓不成列不獲二毛以示仁威加于小國

莫之懷也德狃于大國莫之畏也是宋襄之仁義

也其設之不當也仁義之不由衷也仁不由衷故

愛不著于惻隱義不由衷故威不斷于羞惡而徒以煦煦子子爲也。霸而見執經以自執爲文故曰。霸之反也。秦穆誓殿乎典誥詩列之國風重之矣。乃畧不經見何也。曰春秋爲中國王統而修也。秦穆無志乎中國者也。置惠建文立晉君矣。城濮之戰與攘楚矣。而踐土河陽之會無列則無志焉。故也。無志乎合中國而專闢土以爲功盡岐雍之地而闢之極西戎以爲利是翟秦之所以并天下也。故聖人沒其事于春秋而列其言于書詩曰湯湯乎風肅肅乎誓茲胡爲乎來哉。沒其事者薄其迹。

列其言者著其微故春秋知微也。知天知人知微之微者也。乃楚莊經見何也。楚莊有志乎中國者也。莊有志乎諸侯而中國之霸統適中絕而莫振。故謹志于春秋及巴秦滅庸書曰是索中國之西南而疆之也。非志庸巴巴也。滅舒蓼又書曰是索中國之東南而疆之也。非志滑汭巴也。于是乎有陳鄭宋之師然滅陳而能復比于仁其滅也未滅而書入入鄭而退舍比于禮其入也未滅而書圍辰陵之盟陳鄭合矣。歸父如宋齊魯往矣。邲之戰晉失霸經書晉及傷中國失道屑屑于爭鄭而不

四書通考 卷九  
知其本也。其自言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蓋歎之也。至宋人及楚人平，不盟不誓，釋然而去。之曰：非君國之故而平也。從宋人所同欲而平也。非宋人所欲而平，亦楚人所同欲而平也。故經不書楚子不舉楚師，一公之于人。蓋君子大其平乎已也。充斯義也，蕩蕩乎欲惡與人同而已，不與焉。于是知春秋之與善者弘，憂生民者大，而尊王以天也。故治春秋者，治五霸而已矣。治五霸，治之以天道而已矣。張溥宋襄公論畧曰：齊桓自葵丘盟後，又有兩會，一盟會于鹹，盟于牡丘，會于淮。三役

者，宋皆先諸侯以從。襄之助齊，豈後桓公。然晉里克弑君而齊無討，楚人滅黃而齊不救，桓霸之衰。宋襄心輕之久矣。齊桓卒，五公子爭立，孝公奔宋。宋以曹衛邾伐齊，乃立孝公。宋襄遂號于衆曰：我定齊亂矣。齊之亂自我定之，齊之霸即自我爲之。夫執小國之君，叩鼻衄社，宋何其暴與。強國戰而既陳，後擊宋何其仁。公之爲此言也，既敗而慚，聊以自解于國人耳。而過聽者以爲文王之師，則惑也。秦穆公論畧曰：秦穆公即位之元年，即魯僖公元年也。時齊桓公已立四十餘年，爲中國霸主久。

盟會征伐未嘗及秦至僖公十五年秦伯獲晉侯始書于經明年齊桓卒又八年晉文興春秋之作爲無王也無王則思霸齊晉之際一霸亡一霸興苟一日而無霸則天下胥而爲夷曠八年而復有霸者秦穆公之爲也晉獻公惑于驪姬殺申生逐夷吾重耳身沒而國亂里克殺奚齊弑卓子苟息死焉其事皆在桓霸盛時何以置不問也葵丘之盟曰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以二者責諸侯孰有當計如晉獻者而桓公不能曰公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姑姊妹不嫁者在宮中也桓旣不能正晉

之君而使羣公子無亂卽不能正晉之臣而使里克無弑秦穆夫人晉獻公女申生姊也婚姻之故義則無辭旣納惠公復納重耳一戰城濮晉文遂霸是故秦穆非伯主也後世亦謂之伯者以其定晉之亂成文之霸尊周敗楚中國再振齊桓所不能爲者而秦穆爲之雖謂之霸可也楚莊王論畧曰楚釋一陳天下皆曰楚能滅陳而能釋陳也則楚再有陳矣楚釋一鄭天下皆曰楚能滅鄭而能釋鄭也則楚再有鄭矣楚釋一宋天下皆曰楚能滅宋而能釋宋也則楚再有宋矣非桓文之師而

有仁義之言是以近乎伯皆足定五霸優劣

慶地削地

禮記王制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大全嚴陵方氏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即巡守之禮言有功德於民者加地是也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即巡守之禮言不敬者君削以地是也

六師

詩小雅秣韃有奭以作六師

集傳秣茅蒐所染色也韃韃也合韋為之奭赤貌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

大雅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集傳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

周禮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

麟按王城之外為六鄉六鄉之外為六遂東西南

北各十二層鄉為六層遂為六層也六鄉六遂當

十二軍而言六軍者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卒古



四書通考 卷九  
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大國三鄉。三遂。故三軍。次國二鄉。二遂。故二軍。小國一鄉。一遂。故一軍。又據魯語。魯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此師字謂六軍也。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此師字謂三軍也。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次國之君。有命卿。無三軍。禮所謂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軍。從征伐也。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無命卿也。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條理尤明。且連下文意。亦見彷彿。

天子討而不伐

周禮。大宗伯。時見曰會。

鄭玄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則旣朝。覲王爲壇于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

賈公彥疏。謂命以征討之事。諸侯有不順王命者。不來其順服者。皆來朝覲。一則顯其順服。二則欲助天子征討。

方伯連帥

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

四書通考 卷六  
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麟按分天下而八州立八伯。所謂方伯者。也。州統二百一十國。連十國則帥當伯。二十一之一。下云八伯各以其屬者。連帥在其中矣。集注言方伯連帥。則是天子命方伯。而方伯又以命連帥。兩者非均敵之辭也。其二伯如周召分陝。又統八伯者。不在方伯之內。但州伯統二百一十國。卽就此二百一十國之中。推賢者爲之。連統十國。卽就此十國

之中。推賢者爲之。非別置之官。如兵法五人。有伍長。亦在五人之中。十人有什長。亦在十人之中也。詩旄丘序曰。衛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芄芄黍苗。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並方伯諸侯爲之。固是其例。

### 葵丘之會

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旣盟之後。言歸于好。

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

四書通考 卷一  
故備之也。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

范甯注：此謂無歃血之盟。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豕，壹猶專也。

麟按：讀書集注作「置書」，音讀字彙云：古作「積」，或與「讀」通。俗讀「置書」作「置書」，誤歃歃也。○據曲禮：涖牲曰盟。孔疏曰：涖牲曰盟者，亦諸侯事也。涖，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故云：涖牲曰盟也。然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子巡守至方

獄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及殷見曰：同並用此禮。後至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桓之得有盟，非也。又據周禮及禮書：司盟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贊牛耳。桃茢封人，凡賓客軍旅大盟，飾牛牲其未殺也。飾以文繡，其殺之也。寘之于坎，加書其上。盤以盛耳，敦以盛血。尸之者執耳，大者先歃，小者亞之。是先王之世有盟，皆殺牲歃血。桓盟不殺牲，歃血以爲盛也。大全新安陳氏曰：威信

服人無事歎血此依孟子亦許之矣

誅不孝

孫奭疏不孝如衛世子輒拒其父蒯瞶楚世子商臣弑其父凡此之類

無易樹子

孫奭疏如晉獻公立奚齊以易申生

無以妾爲妻

孫奭疏如晉獻公于驪姬

尊賢育才

孫奭疏如南有嘉魚之詩云太平之君子至誠樂

與賢者共之也菁菁者莪之詩云樂育賢才也

敬老慈幼無忘賓旅

孫奭疏敬老愛小恤矜孤寡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其旨也賓客羈旅無有忽忘如周禮太宰職云以禮待賓客之治是不忘賓客也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是不忘忽羈旅也

士無世官

孫奭疏仕爲大臣不得世官乃得世祿如魯有臧

四書通考 卷之六  
孫氏仲孫氏叔孫氏季孫氏晉有狐氏趙氏荀氏  
郤氏欒氏范氏齊有高氏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  
氏是皆世官之類也。孟子曰文王治岐仕者世祿  
是世祿之謂也。

取士必得

孫奭疏如晉奚齊之于里克陳靈公于夏徵舒是  
取士不得矣。

無專殺大夫

孫奭疏如文公六年左傳云西門季怨陽子之易其  
班而知其無援於晉乃使縶勒居殺處父成公八

年晉殺其大夫趙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  
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是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  
四十有七。

鄧元錫五經繹春秋內命大夫得書爵外命大夫  
書字尊命大夫尊王也不命大夫則不書大夫不  
書大夫不正其爲大夫何大夫之有焉。乃其殺大  
夫也。雖曹萇之微必以爵不正其專殺也。大一統  
之義也。

無曲防無過糴

春秋穀梁傳葵丘之盟曰毋雍泉毋訖糴

范甯注。雍泉專水利以障谷也。訖止也。謂貯粟。

麟按此葵丘本文凡五教。曰毋雍泉。毋訖糴。無易

樹子。無以妾為妻。無使嬪人與國事。與孟子異。僖

三年會陽穀。公羊傳云。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

無以妾為妻。則止四教。范甯注本公羊也。水注川

曰溪。注溪曰谷。王命大夫。命大夫。命大夫。不

無有封而不告。命大夫。命大夫。命大夫。命大夫。

春秋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十四年春諸侯城

緣陵

公羊傳。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

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

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

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

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胡傳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儋司。凡筵設。黼。宸。內

史作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

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

專矣。故直書諸侯而不敘也。衛為狄滅。東徙渡河。

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

乘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

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

傳說

書說命。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蔡傳。高宗用作書告喻羣臣以不言之意。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孔安國傳。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

蔡傳。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

麟按。二說未知孰是。孟子集注只言說築。傅巖本趙岐也。却渾融。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蔡傳。三日雨爲霖。

大全王氏曰。作礪使成器。舟楫使濟難。霖雨使澤民。

啓乃心沃朕心

蔡傳開其心而無隱。漑我心而厭飫。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蔡傳酒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

孫叔敖

春秋左傳宣公十一年春。楚令尹蔣艾獵城沂。

杜預注艾獵孫叔敖也。

孔穎達疏服虔亦云艾獵蔣賈之子孫叔敖也。此年云令尹蔣艾獵。明年云令尹孫叔敖。明一人也。世本艾獵爲叔敖之兄。世本多誤。本不必然。

麟按宣十一年實楚莊王十六年。孫叔敖十二年。左傳又曰蔣敖爲宰。杜曰宰令尹蔣敖。孫叔敖也。金仁山曰荀子曰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蓋今弋陽。水經注日期思縣城西北隅。有楚相孫叔敖廟。廟前有碑是也。然孟子謂隱海濱。必有所據。





四書通考 卷二  
又加桎下乃以次損疏云三木亦當是云有此三種非並用也弊罪謂斷罪奉適朝者再詳審之加明梏明書其姓名及罪于梏著之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易乾三三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孔穎達疏此文言第四節

本義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

通義胡先生曰易乾卦九二九五皆稱大人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五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在上之大人也孟子所言四者雖

人品不同然皆在下而爲臣者也故以乾九二當之

匹婦蠶之

詩豳風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祈祈

集傳懿深美也微行小徑也繁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蓋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祈祈衆多也

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集傳蠶月治蠶之月條桑枝落之取其葉也遠揚

四書通考 卷三  
遠枝揚起者也。取葉存條曰猗。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親蠶事。集說禁止婦女使不得爲容觀之飾。減省其箴線縫製之事。此二者皆爲勸勉之使。盡力於蠶事也。徐師曾集注。觀去聲。

### 不素餐兮

詩魏風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兮。不稼不稼。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集傳賦也。詩人言有人于此。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爲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爲是真能不空食者。後世若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

### 臯陶爲士

書舜典臯陶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孔安國傳。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

先

蔡傳服服其罪也

王者有其母死者

儀禮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縗緣為其妻  
縗冠葛經帶麻衣縗緣皆既葬除之

鄭玄注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為母謂妾子也麻  
者總麻之經帶也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為不  
制衰裳變也縗淺絳也一染謂之縗練冠而麻衣  
縗緣三年練之受飾也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縗緣  
諸侯之妾子厭于父為母不得伸權為制此服不

奪其恩也為妻縗冠葛經帶妻輕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  
服也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

鄭玄注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君之所為服  
謂夫人與適婦也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  
夫皆三月而葬

總小功

儀禮喪服小功布衰裳牡麻經即葛五月

鄭玄注即就也小功輕三月變麻因改衰以就葛  
經帶而五月也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鉤

四書通考 卷三  
總麻三月者傳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

鄭玄注總麻布衰裳而麻經帶也不言衰經略輕服省文謂之總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抽猶去也賈公彥疏此章五服之內輕之極者故以總如絲者爲衰裳又以澡治苧垢之麻爲經帶總者十五升抽其半者以八十縷爲升十五升千二百縷抽其半六百縷麤細如朝服數則半之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者案下記云大夫弔于命婦錫衰傳曰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注云錫衰治布不治

縷衰在內故也此總麻衰治縷不治布衰在外故也

麟按雜記集說總服不加灰治故曰有事其縷無事其布若以此總服之布而加灰澡治之則謂之錫錫者滑易之貌所謂弔服之錫衰也故曰無事其縷有事其布以此爲別○有事其縷無事其布如吾婁中之有刮白先白其麻也無事其縷有事其布如吾婁中之有漂白後白其布也

放飯流歎

禮記曲禮毋放飯毋流歎

四書通考 卷三  
集說朱氏曰放謂食之放肆而無所節也流謂飲之流行而不知止也

乾肉

周禮腊人掌乾肉

鄭玄注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

禮記內則為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湯道衡纂注此肉加于火上為之故名曰熬生擣

而去其皽皮然後布於編萑之上先以桂薑之屑灑之次用鹽釋謂以水潤釋之也或濡或乾唯人所欲

齒決

禮記曲禮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鄭玄注決猶斷也

湯道衡纂注濡肉以齒斷之乾肉以手治之各有宜也

召陵之師

春秋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公羊傳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胡傳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于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于斯為盛而揚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縕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麟按春秋書戰始桓十年來戰于郎終哀十一年戰于艾陵二十有三書伐始隱二年鄭人伐衛終哀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二百十有三彼善于此。僅指此為例無義戰益信。

上伐下

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

鄭玄注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

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

鄭玄注禁謂九伐之法。

武成

書武成蔡傳考定本。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

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承命。肆予東



四書通考 卷三  
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麟按此篇略分之。惟一月壬辰以下。奉天伐暴之意之所在也。乃反商政以下。反政施仁之法之所存也。而血流漂杵。不可信者。亦具於其中。

杵

易繫辭斷木爲杵。

通義吳氏程曰。春杵。搗糧築壘所用。

### 革車虎賁

書序。武王戎車二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蔡傳。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之長也。麟按書雖不言革車。然據蔡傳。革車戎車。本以表

四書通考 卷三  
裏爲義不但解革車字并解兩字雖背注較有意也。虎賁與革車是二項非卽御革車者書三百。孟子史記並作三千說未聞豈泰誓武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謂是與。又史記旣曰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矣。又曰甲士四萬五千人則此甲士當正御革車而數又益其參分之一。若蔡傳定指爲三萬卽于百人得一人宜三千故曰虎賁勇士百人之長理亦以孟子三千人爲正。三百人與又與于外則周禮車僕凡師共革車。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麟按上書序蔡傳旣曰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孔疏又曰若虎之賁走逐獸則賁字疑亦義同奔也。孔又曰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爲之則伐殷時尚主戰鬪至夏官有虎賁氏始爲天子親衛立政綴衣虎賁顧命虎賁百人逆子釗南門之外並同耳。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王賜晉侯虎賁三百人以諸侯先有旅賁無虎賁也。國語叔孫穆子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固其証焉。

糗

詩大雅迺裹餽糧

集傳餽食糧糗也

麟按字彙云糗去九切丘上聲熬米麥也又口舉反去上聲乾飯屑也鄭衆云糗熬大豆及米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搏之以為粉也雖其說紛綸總之為乾食不舉火非精飯矣孟子集注又云糗乾糲者字彙云糲糗糧乾飯也李廣傳大將軍使長史持糲醪遺廣

畫衣

書益稷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麟按帝舜也會即繪亦作績畫也虞制冕服十二章日月以下六章畫于衣宗彝以下六章繡于裳正舜為天子所被但言畫衣該繡裳也周制則以日月星辰畫于旂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

鼓琴

禮記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

四書通考 卷三  
也。孔穎達疏五弦謂無文武二弦唯宮商等之五弦也。

湯道衡纂注南風解愠阜財之詩。

麟按當是時舜既爲天子矣故夔承其意制樂以賞有德之諸侯語具本文。

諸侯社稷

周禮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

賈公彥疏言邦國者謂立畿外諸侯邦國立其社稷者諸侯亦有二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配之。

封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

賈公彥疏設其社稷之壇者案禹貢徐州貢五色土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是封乎諸侯立社之法也。

陳祥道禮書白虎通曰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冑以黃土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以爲國社以歲時祠之天子之國有大社故將封於東方取青土封於南方取赤土封於西方取白

土封於北方取黑土封於上方取黃土裸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蔡邕獨斷曰天子大社封諸侯者皆取土苞白茅授之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立社漢惟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為節不受茅土禮記祭法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

孔穎達疏諸侯國社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徐師曾集注國社一國之社也侯社一人之社也所自祭故在藉田

麟按上小司徒賈疏又有勝國之社者禮書小注曰勝國亡國也亡國之社奄其下而棧其上使無所通

祭義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集說右陰也

徐師曾集注右地道所尊故建社稷於國之右方所以神地道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

詩小雅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集傳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

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獻禽以祀。祊是也。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之詩。

禮記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大全嚴陵方氏曰太牢具牛羊豕焉。少牢羊豕而已。

祭義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徐師曾集注是指藉田。

### 祭祀以時

詩大雅方社不莫。

陸元朗釋文莫音暮本又作暮。

孔穎達疏祭四方與社卽以社以方也。

麟按此仍叔美宣王憂旱之詩然方社不莫自主平時言。

周禮大祝國有天裁彌祀社稷禱祠。

鄭玄注天裁疫癘水旱也。彌猶徧也。祠報也。

麟按此禱祠主遇裁言小宗伯鄭注又曰求福曰禱得求曰祠。

年不順成八蜡不通

禮記郊特牲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

集說記四方者因蜡祭而記其豐凶也蜡祭之禮列國皆行之若其國歲凶則八蜡之神不得與四方通祭所以使民知謹於用財不妄費也移者寬縱之意蓋歲豐則民財稍可寬舒用之也

升菴外集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穀皆登

麟按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制伊耆氏堯也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祭八

神先畷一謂神農也司畷二上古后稷之官也農

三古之田畷有功于民者也郵表畷四郵者郵亭

之舍也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爲郵舍田畷居之

以督耕者故謂之郵表畷也貓虎五貓爲其食田

鼠虎爲其食田豕也坊六謂隄也水庸七溝也昆

蟲八謂螟蝗之屬害稼者欲其毋作也大全長樂

劉氏曰九州之諸侯保育其民者也各視其年之

豐凶則蜡之祭有行與不行焉所以謹民財不以

祭祀傷其衣食也延平周氏曰謹猶言節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詩邶風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觀閔既多受侮不少。小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集傳婦人不得于夫之詩。言見怒於衆妾也。

麟按集注云。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朱子亦間用小序背集傳。○大全云。孔子當之如見毀于叔孫。

肆不殄厥愠

詩大雅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駟矣。維其喙矣。

集傳拔。挺拔而上也。兌。通駟。突。喙息也。追言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于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也。

麟按太王去邠。本避狄人。至岐。又有混夷之愠。此是兩種。○大全云。文王當之。如見囚於羗里。

旋蟲

周禮考工記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

鄭玄注。旋屬鐘柄。所以縣之也。鄭司農云。旋蟲者。旋以蟲為飾也。玄謂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



四書通考 卷三  
王志長注疏剛翼林氏曰旋言其文之回旋也。幹者言其疆而能屬鐘也。

城中途容九軌

周禮考工記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

鄭玄注國中城內

賈公彥疏南北之道爲經東西之道爲緯

王志長注疏剛翼薛氏曰言經涂九軌則緯涂可知

兩馬之力

詩鄭風兩服齊首兩驂如手

集傳衡下夾轅兩馬曰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

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

通義吳氏程曰按車制每車駕二馬驂二馬城門不能容四馬故常脫驂

布縷之征

周禮閭師凡任民任嬪以女事貢布帛

季本曰古者五畝之宅不特樹桑治蠶以出帛而已亦藝麻以緝布焉各有冬夏二品以適時宜姑以一夫百畝家女工計之大約歲得布帛共二十疋爲率亦什而取一焉輪於官者雖輕亦當有帛

四書通考 卷三  
一疋布一疋與夫絲絮之征而所存一十八疋與絲絮之餘則帛以衣老者布以衣餘人絲絮以供他用皆自治其私焉夫國都之中桑麻之地必少故工賈之受一廛者不皆五畝之宅則但通工易事以械器貨物易粟帛不聞其自耕自織也后夫人雖皆親蠶以衣其夫顧內外品御之官吉凶裁制之物上之則有朝聘之玄纁下之則有賜予之布帛用亦衆矣而國中桑麻之地懼無以給此布縷之所以必有征也若夫軍出於農衣皆自備非若後世養兵之有歲給矣惟旌旗旂旒纓轡綏幃

凡可以壯軍容設車飾者乃爲軍裝之用必資布帛綿麻耳是古者布縷之征不專爲軍需也其軍中乘車之脩駟馬之畜與夫冑盾甲兵戈矛弓矢之製必兼取於租稅之中蓋粟米布帛之餘皆可○以易械器售匠傭也至後魏加調布帛以供調外費而布縷遂目爲軍需之征矣

### 粟米之征

周禮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麟按粟本穀之一種然古人米有孚穀者皆稱粟則粟亦卽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

四書通考 卷三  
穀氣全而可久。○又據周禮有閭師以任民。又有載師以任土。載師所治廣。總其大綱。閭師所治小。徵於各戶。勢相經緯者也。有閭師主徵六鄉賦貢之稅。又有縣師主徵都鄙稍甸之稅。六鄉爲國中。故閭師征之。都鄙稍甸爲野。故縣師征之。事相表裏者也。上兩條但言閭師。因有布帛九穀字。較明出耳。其實非二征一官。則足了之。

### 力役之征

周禮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

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

鄭玄注。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鄭玄注。鄭司農云。征之者。急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

四書通考 卷三  
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癘不可事者復之。玄謂入其書者言于大司徒。

丘濬曰：孟子舉布縷粟米與力役並言，而皆謂之征。征也者，上取於下之名也。布縷粟米專取其物，而力役之征蓋兼乎人力也。

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鄭玄注：政讀爲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專委積之屬。

丘濬曰：力役之征有專用人力爲者，造作修治之

屬也。有兼資物力成者，輦運輓輸之類也。

麟按：此力役之征，自不當兼兵役。蓋三征皆謂平時。若變起倉卒，則用一緩二難說。

古人視不下於帶。

禮記：曲禮：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

鄭玄注：袷，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過此。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

鄭玄注：敖則仰，憂則低。

麟按：此凡視者，槩言之。帶如玉藻，天子大夫素帶，士練帶，居士錦帶，弟子縞帶之類。然據提者當帶。

四書通考 卷三  
孔疏朝服之屬其帶則高於心深衣之類其帶則下於脇雖集注但曰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亦稍辨也。

玉藻凡侍於君視帶以及袷。

孔穎達疏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袷。

榱

爾雅榱謂之榱。

郭璞注屋椽。

羊棗

爾雅遵羊棗。

郭璞注實小而圓紫黑色今俗呼之爲羊矢棗。麟按集注亦云實小黑而圓實小二字當爲句。

膾炙

禮記曲禮膾炙處外。

湯道衡纂注聶而切之爲膾火灼曰炙。

內則膳牛膾魚膾牛炙豕炙。

徐師曾集注膾腥肉也炙肉曰炙。

麟按膳之品二十爲二十豆每四豆爲行凡五行。

牛炙在第一行牛膾第二行羊炙豕炙第三行魚

膾第四行也美於羊棗於是可知。

諱名

禮記曲禮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鄭玄注此在常語之中為後難諱也春秋傳曰名終將諱之隱疾衣中之疾也

卒哭乃諱

集說葬而虞虞而卒哭凡卒哭之前猶用事生之禮故卒哭乃諱其名

湯道衡纂注明生事於此畢死事於此始也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湯道衡纂注及事父母聞祖之諱則諱之恐觸犯而動父心也否則不必矣

麟按此解妙可見諱父母名亦恐觸之以自傷於心非徒死事事之也方與不忍食羊棗意合

入門而問諱

麟按問諱慮得罪于主人也此亦當作惟恐觸犯動主人之心

祭義稱諱如見親

方慤曰所謂聞名心瞿也

曾皙倚其門而歌

四書通考 卷三  
禮記檀弓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

集說武子執政人所尊畏倚門而歌其亦狂之一端

麟按檀弓稱點名也。螭固亦名。孟子稱哲字也。琴張牧皮亦字。但牧皮名未聞。

若禹

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孔安國傳天與禹雒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敘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孔安國傳此已上禹所第敘

朱升周易旁注雒書者大禹治水之時雒有神龜出而龜甲之坼文有此數也其數後一前九左三右七右前二左前四右後六左後八中五四方四隅中央其位有九禹平日默計天道人事之大要其類有九見雒書之數有契焉于是以天道人事

四書通考 卷三  
分爲九類。品其緩急先後之次。以配龜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文。是謂洪範九疇。

### 臯陶

書。臯陶謨。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通義。胡先生曰。堯舜之道。見而知之。言禹臯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禹臯。可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臯獨曰謨。可見。況洪範九疇。禹發之。天敘天秩。五典五禮。臯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

麟按。禹初與舜。本同事堯。至舜禪位。復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命禹。是禹於堯舜之道。見而知之也。孟子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既二人連說。舜在廷。諸臣多矣。傳禹天下。獨推臯陶。既受禪。卽薦臯陶於天。臯陶薨。乃薦益。大全張氏震曰。書稱堯舜禹稽古。獨以臯陶配之。楊雄論絕德。亦曰。舜以孝。禹以功。臯陶以謨。以是觀之。自禹之外。諸臣未有能先臯陶者也。理固易辨。

若湯



書湯誥王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蔡傳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蓋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

大全朱子曰何故不說降善却說降衷看得衷字是箇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此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子所謂命受天地之中相似。通義胡先生曰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也舜自心上發出執中之蘊而六經言心始

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

麟按湯與堯舜不同時堯舜皆言執中湯言降衷是湯聞知堯舜之道之証也。

若伊尹

書伊訓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簡身若不及。

蔡傳人紀三綱五常也。

朱子語類與人不求備簡身若不及大槩是湯急已緩人所以引為日新之實。

太甲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

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

蔡傳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咸有一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蔡傳德兼衆善不主于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

理善原于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

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

惟此爲精密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

孔子同一揆也

麟按已上皆述尹言是尹見知湯道之証

仲虺

書仲虺之誥天乃錫王智勇表正萬邦

蔡傳勇足以有爲智足以有謀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

惟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四書通義 卷二  
蔡傳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于天下矣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蔡傳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

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者亦綽乎有餘裕矣

麟按已上皆述仲虺之言是仲虺見知湯道之証春秋左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

杜預注皇大也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仲虺奚仲之後

通義胡先生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誥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首唱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

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爲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又曰。舜言精一。而後協于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于仲虺誥中矣。吾以是知萊朱卽仲虺也。

若文王

易繫辭。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孔穎達疏。謂易之爻卦之辭。起於中古。若易之爻卦之象。則在上古。

本義。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于羑里。而繫彖

辭。易道復興。

大全。臨川吳氏曰。羲皇之易。有畫而已。三畫之卦。雖有名。而六畫之卦。未有名。文王始名六畫。而繫之以辭。卦名及辭。皆前所未有。故不云述而云作。作易在羑里時。故云憂患。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大全。誠齋楊氏曰。前言易興於中古。作於憂患。仲尼之意。已屬之文王矣。以爲未足也。此章又明言

易興于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猶以為未足也。又指而名之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无復秋毫隱情矣。雲峰胡氏曰。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故其辭危危懼故安平。慢易故傾覆。易之道雖廣大悉備。不過使人懼以終始而已。懼以始者易懼以終而猶始者難。乾第一卦而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此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說也。

書君牙鳴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

通義胡先生曰。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

之作也。其於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

若太公望

詩大雅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孔穎達疏。太誓注云。師尚父。文王于磻谿所得聖人。

集說。師尚父。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

散宜生

書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四書通考 卷三十一  
蔡傳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亦  
惟有號叔等五臣爲之輔也

通義或曰尚父鷹揚之士也散宜生于經傳不多  
見亦以爲於文王之道見而知之者何也胡先生  
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誰能發之書曰茲  
迪彝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胡先生  
又曰語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但論語以  
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敘○其  
見○聞○之○真○朱○子○曰○禹○臯○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  
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知○之○湯○文○孔

子○又○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  
此○其○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  
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  
傳○後○世○當○以○前○聖○爲○師○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麟○按○論○語○末○敘○堯○舜○以○來○之○道○統○而○終○于○周○者○明  
以○其○傳○予○孔○子○也○孟○子○末○敘○堯○舜○以○來○之○道○统○而  
終○於○孔○子○者○明○以○其○傳○自○予○也○然○則○朱○子○于○集○注  
之○末○以○明○道○先○生○終○焉○其○以○程○繼○孟○子○而○又○若○以  
已○繼○程○不○言○可○知○矣○嗟○乎○後○之○君○子○預○于○斯○道○者  
尚○友○之○志○又○可○不○思○所○以○自○勉○與

四書十一經通考卷二十一 終

一曰... 二曰... 三曰... 四曰... 五曰... 六曰... 七曰... 八曰... 九曰... 十曰... 十一曰...

